

兩漢紀

下冊

後漢紀

張烈點校

兩漢紀
下

中華書局

〔東晉〕袁宏撰
張烈點校

後漢紀

中華書局

後漢紀序

晉東陽太守袁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叙，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爲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叙。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言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其遺風餘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快躊躇，操筆愴然者也。

後漢紀目錄

後漢紀序	東晉	袁宏	一
光武皇帝紀卷第一			一
光武皇帝紀卷第二			二〇
光武皇帝紀卷第三			三五
光武皇帝紀卷第四			四六
光武皇帝紀卷第五			五九
光武皇帝紀卷第六			七六
光武皇帝紀卷第七			九六
光武皇帝紀卷第八			一一九
孝明皇帝紀上卷第九			一四一
孝明皇帝紀下卷第十			一六三
孝章皇帝紀上卷第十一			一八五

孝章皇帝紀下卷第十二	三三八
孝和皇帝紀上卷第十三	二五二
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	二七四
孝殤皇帝紀卷第十五	二九六
孝安皇帝紀上卷第十六	三〇九
孝安皇帝紀下卷第十七	三三六
孝順皇帝紀上卷第十八	三四四
孝順皇帝紀下卷第十九	三六七
孝質皇帝紀卷第二十桓帝附	三八四
孝桓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三九五
孝桓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四一八
孝靈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三	四四二
孝靈皇帝紀中卷第二十四	四六三
孝靈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五	四八三
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六	五〇二

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七	五二六
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八	五三四
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五五二
孝獻皇帝紀卷第三十	五七三
重刻兩漢紀後序	五九七

附錄

四庫全書總目後漢紀	五九九
晉書袁宏傳	六〇〇

兩漢紀下 後漢紀

光武皇帝紀卷第一

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冷道縣春陵封發中子買爲春陵節侯。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帝。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以蔡陽白水鄉爲春陵侯封邑，而與從昆弟鉅鹿君及宗親俱徙焉。湖陽人樊重女曰歸都，自爲童兒，不正容不出於房，南頓君聘焉。生齊武王續、魯哀王仲、世祖、新野寧平公主。

世祖諱秀，字文叔。初，南頓君爲濟陽令，而世祖生，夜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貴不可言。」是歲，嘉禾生，縣界大熟，因名曰秀。爲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樂施愛人，勤於稼穡。嘗之長安，受尚書，大義略舉。兄續，字伯昇，慷慨有大節。王莽篡漢，劉氏抑廢，常有興復之志，不事產業，傾身以結豪傑，豪傑以此歸之。新野

人鄧晨，字偉卿，家富於財。晨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是爲新野公主。世祖與晨遊，宛人蔡少公，道術之士也，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子駿也。」世祖笑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笑。當是時，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曰「不順時令」。晨謂世祖曰：「王莽暴虐，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宛下言儻能應也。」世祖笑而不應。宛人李通，字次元，父守爲王莽宗卿師。守身長八尺，容貌絕異，治家與子孫如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曆讖記之言，云「漢當復興，李氏爲輔。」私竊議之，非一朝也。通嘗爲吏，有能名，見王莽政令凌遲，挾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爲閭里豪，自免歸。從弟軼，亦好事者，謂通曰：「今四方兵起，王氏且亡，劉氏當興，南陽宗室獨有劉伯昇兄弟汎愛衆，可以謀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常避吏於宛，通遣軼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爲醫術，以其難使也，續殺之，故世祖不欲見軼。軼輒來不止，世祖乃強見之。軼徐達通意，殊不以申屠臣爲恨，世祖不得已，乃許之。往時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儵、弟寵及軼語。儵等喜悅，竝言天下兵起，王氏亡敗之狀。世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答之。及聞其語，大驚，不敢應，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復言其（一）及（二）兵起及讖文，（三）世祖微難通曰：「即如是，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結。初，琅邪呂母之子爲縣長所殺，呂母家產數百金，（三）志欲報怨，乃治酒，多買刀兵，少年隨其所乏而與之。如

此數歲，財產單盡，少年相與償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產求利也，欲以爲子報怨耳。諸君寧能相哀也！」少年壯之，又素被恩，皆許諾。聚衆數百人，母自號將軍，攻縣長及掾吏。既而解掾吏曰：「諸卿無罪，唯欲報長耳。」諸吏叩頭，爲長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長殺之。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母遂手殺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莒人樊崇、東宛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並爲盜賊，^(三)一歲間，衆各數萬人。王莽沐陽侯田況大破之，^(四)遂殘州郡，所過抄掠百姓。初，崇等以困窮爲賊，無攻城略地之心，結聚浸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號令。^(五)最尊者稱三老，其次從事、卒吏。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六)大^(七)太^(八)師王匡東擊之，^(九)軍至定陶，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丹惶恐，夜召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百姓塗炭，民之思漢甚於詩人之思邵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孫！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先據大郡，鎮撫吏士，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計，^(七)除萬民之害，則福流於無窮，勳著於不朽。與其軍覆於中原，身分於草野，功敗名滅，所及先祖者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

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衍奉世曾孫也。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攻拔無鹽，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匡、丹，進爵爲公。王匡（故）欲進擊憲，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鞅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鬪，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諫，爲狂刃所害，嗚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褒章謂莽曰：「（九）」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山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廡，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筮之禁，即位以來詔

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通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眾。乃使世祖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父李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土）（亡）走。（二〇）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願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書。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劉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世祖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昇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昇殺我。」及見世祖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合軍而進，西擊長聚。世祖初乘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世祖斂宗人所得物悉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

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藍鄉，(弘)(引)兵南渡。(二)伯昇饗士設盟，潛師夜襲藍鄉，盡獲其輜重。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或謂之彗星。張爲周分，其後世祖都洛陽，除穢布新之象。

更始元年正月，斬阜、賜，死者萬餘人。(三)嚴尤、陳茂聞阜、賜死，馳欲據宛。伯昇乃焚積聚，破釜甑，與茂戰於育陽，(三)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四)尤、茂走汝南，漢兵遂圍宛。伯昇自號柱天將軍，聖公稱更始將軍。王莽惡之，購伯昇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使長安中諸(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昇像，(五)使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降者十餘萬，無所統一。諸將請立君，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爲國之略，皆憚伯昇而狎聖公。二月辛巳，朱鮪等於(濟)水上設壇場，(六)立聖公爲天子，議示諸將。伯昇曰：「諸公安尊宗室甚厚，無益。然愚竊有所難，聞赤眉(垣)起，(七)青、徐，(八)衆數十萬，其中必有諸劉，若南陽有所立，此必將內爭。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之道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涉、項羽是也。春陵去宛纔三百里，功德未有所施，遽自尊立，爲天子(子)下準的，(九)後人將得承吾弊，非計之善者也。爲將軍計，不如且稱王，王勢亦足以斬諸將。今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

可且爲更始王。」將軍張斤拔劍擊地曰：「二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乃立聖公。聖公素懦弱，流汗不敢言。以次拜諸將，劉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續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世祖爲太常卿，餘皆九卿、將軍，改元爲更始元年。於是豪傑失望，劉稷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宗室謀討王莽，復社稷者，伯昇兄弟也，更始何爲者！」不肯詣宛，更始、大臣不悅。世祖惡之，謂伯昇曰：「事欲不善。」伯昇笑曰：「恒如是耳。」李軾初與世祖善，後諂新貴而疏世祖，世祖誠伯昇曰：「此人不可親也。」伯昇不從。平林兵圍新野，不能下，其宰潘臨登城曰：「願得劉公一信。」伯昇降之。伯昇威名日盛，更始君臣內不自安，頃時詔示續七尺寶劍，申屠建隨獻玉玦示。樊宏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示項羽，指在高祖，建得無不善乎？」而續不應。及世祖將至潁川，復深誠伯昇。三月，世祖與諸將略地潁川，父城人馮異、內鄉人鮑期、潁陽人王霸、襄城人傅俊、棘陽人馬成，皆從世祖。異字公孫，通左氏春秋，好孫子兵法，爲郡功曹，監五縣事，與父城令苗萌共守。異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得，異曰：「老母在城中，且一夫之用，不足爲強，願據五城以效功。」世祖善之。異歸謂萌曰：「觀諸將皆壯士屈起，如劉將軍，非庸人也，可以歸身，死生同命。」萌曰：「願從公計。」期字次況，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壯異。父卒，期行喪三年，鄉里義之。世祖聞其氣勇有志義，召爲掾。霸字元伯，家世獄官。霸爲獄吏，

不樂文法，慷慨有大志。其父奇之，使學於長安數年。歸，會世祖過潁陽，以賓客見世祖曰：「聞將軍興義兵，誅篡逆，竊不自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故敢求見。」世祖曰：「今天下散亂，兵革並興，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霸父謂霸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俊字子衛，成字君遷，以縣吏亭長從。夏五月，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嚴尤、陳茂復與二公遇。莽之遣二公也，欲盛威武，以震山東，至齋猛獸車甲攻戰之具，輜重千里。世祖與下江、新市、平林兵數萬人擊之於陽關，二公兵（盛，漢兵）反走，（三）世祖入昆陽，諸將惶怖，各欲歸保所得城。世祖曰：「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世祖乃笑而去，唯王常然世祖之計。會候還，言大兵來，長數百里，不見頭尾，頗至城北矣。諸將乃遽更請劉將軍計之。世祖復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世祖，及迫急，世祖爲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在城中者八九千人，世祖留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宗佻、李軼、鄧晨十三騎出城。時二公至城下者且十萬人，世祖幾不得出。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稱尊號者在宛，（然）（亟）進大兵向宛，（三）彼必奔走。宛下兵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遂環昆陽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旗幟蔽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窟，或作衝車，弩射城中如雨，城中負戶以汲。二公自以功在刻漏，校尉司馬請

託郡縣，取受賄賂，不以軍事爲憂。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滅，吏士皆壓仆。世祖既至定陵，晨，悉發諸營精兵救昆陽。諸將戀輜重，欲留兵守之，世祖曰：「今同心併力，以破二公，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身首無餘，何財物之有！」諸將聞二公兵盛，皆震懼。世祖爲陳天命曆數，說其意，請爲前行，諸將不得已皆從世祖。世祖將步騎千餘人居諸將前，二公遣步騎千餘人來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世祖復進，諸將乘之，斬首數百級，連戰輒勝，諸將益奮。棘陽人岑彭，字君然，以郡吏共嚴說守宛城，伯昇攻之數月，城中相食。是月，岑彭、嚴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伯昇曰：「彭爲郡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後人。」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更始入都太守府，封宗室諸將皆爲列侯者百餘人。宛城之拔，昆陽未知也。世祖爲書與城中，言宛下，兵復至昆陽。墜其書，二公得書恐。六月己卯，世祖選精兵三千，從城西水上奔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出，中外竝擊。會大風雷雨，澠水盛溢，二公大衆遂潰奔走，赴水溺死以數萬，澠水爲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逃去，漢軍獲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或焚燒其餘。於是劉稷詣宛，李軼等共譖之。更始乃陳兵收稷，伯昇固爭之，遂并殺伯昇，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時世祖在父城，乃詣宛謝之，不伐昆陽之功。更始以是

慙，拜世祖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秋八月，故鍾武侯劉望據汝南自立爲定漢王，嚴尤、陳茂皆歸之。王莽遣太師王匡、國將褻章守洛陽以距更始。更始遣西屏將軍申屠建、司直李松攻〔武〕關，〔三〕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四〕三輔震動，長安中兵起，共攻莽。九月丙子，東海公孫賓就斬莽首。〔五〕會申屠建、李松至，傳莽首及璽綬詣宛，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言云：「不如此者，帝當那得之。」是月，王匡亦拔洛陽，執太師公王匡、國將褻章至宛，斬之。冬十月，劉望自立爲天子，嚴尤爲大司馬，陳茂爲丞相。更始使劉信擊之，望兄子回殺望降。嚴尤、陳茂走朗陵，爲故吏所殺。更始欲北之洛陽，以世祖爲司隸校尉。初，三輔官府吏東迎者見更始諸將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衣，大爲長安所笑，智者或亡入邊郡。及司隸官屬至，衣冠制度皆如舊儀，父老舊吏見之，莫不垂涕悲喜，曰：「何幸今日又見漢官威儀！」更始至洛陽，遣使降樊崇等。樊崇等與渠帥二十餘人至洛陽降，皆封爲列侯。其留者相率叛之，崇等即皆亡去，復領其衆分爲二隊，崇自開封出南陽，徐宣、謝祿等從陽翟擊河南。是時豪傑竝起，廬江張步起琅邪，劉芳起安定，董憲起東海，秦豐起黎丘，其餘赤眉、銅馬、青犢、高湖、董達等，衆各數萬，〔三〕旬月之間，天下皆遍。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少爲郡吏，著名涼州。季父崔，豪俠能得衆情，聞莽兵敗昆陽，更始立於宛，謀起兵以應漢。囂止之曰：「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從，收兵得